



[德]爱克曼 辑录 吴象婴 潘岳 肖芸 译

Goethe

歌德谈话录

全译本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歌德谈话录

~~~~~ 全译本 ~~~~~



[德] 爱克曼 辑录

吴象婴 潘岳 肖芸 译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歌德谈话录/[德]爱克曼辑录;吴象婴,潘岳,肖芸译.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1

ISBN 7-80618-878-9

I. 歌... II. ①爱... ②吴... ③潘... ④肖...  
III. 歌德-语录 IV. I 516.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40457 号

**歌德谈话录**  
(全译本)

辑 录:[德]爱克曼

译 者:吴象婴 潘 岳 肖 芸

责任编辑:张广勇

封面设计:王晓阳

出版发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淮海中路 622 弄 7 号 电话 63875741 邮编 200020)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上海新文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毫米 1/32 开

印 张:18.25

插 页:4

字 数:390 千字

版 次:2001 年 9 月第 1 版 200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0001—6 000

---

ISBN 7-80618-878-9/I · 209 定价:28.00 元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译者序

歌德的名字在今天的中国,如同在世界其他文明国家一样,是家喻户晓的。凡是爱好文学的或有一定文化知识的中国人,都敬仰、赞美歌德,都知道歌德不仅是一位可与荷马、但丁、莎士比亚相提并论的大文豪、大诗人,也是一位可与文艺复兴时期的伟大人物如达·芬奇相媲美的文化巨人,他思想敏锐、学识渊博、多才多艺,不仅搞过评论、编过刊物,当过画家和剧院经理,而且还是政治家、教育家和自然哲学家;他留下的那一份丰富的文学和思想遗产,直到今天,仍在影响着全人类和整个世界。

两个多世纪来,世界各国曾有无数的作家、评论家和学者孜孜不倦地研究歌德、介绍歌德、颂扬歌德,他们写下的有关歌德的评论、传记或其他著作多得简直可以说是汗牛充栋、不可胜数。无疑,他们为后人继承歌德那一份宝贵的文学和思想遗产作出了十分重要的贡献,可是,他们中间却很少有人因此而载入史册或让后人记住了他(她)的名字。然而,有一位德国人却是幸运的,那就是约翰·彼得·爱克曼(1792. 9. 21—1854. 12. 3),他出身低微,个人在文学上也无多大建树,可他的名字却永远和歌德联在一起,因为他写下了一部被尼采评为“德国最佳作品”的著作——《歌德谈话录》。

爱克曼是 1823 年 6 月应歌德邀请去魏玛后与其相识的,此后便在那里长住了下来,直到歌德 1832 年 3 月去世。他十分崇



拜歌德，歌德也颇信任、看重他。《歌德谈话录》是他在魏玛给歌德当了九年多的义务助手、直至歌德去世后整理出版的一部著作。这部著作以优美轻灵的文字记录了他这九年间在歌德身边的所见所闻，尤其是歌德晚年有关文艺、美学、哲学、自然科学、政治、宗教以及一般文化的言论和活动，其中大部分内容还经过歌德过目和肯定，只是因歌德生前没同意所以才在歌德去世后出版；先是于1936年出版此书的第一卷和第二卷，嗣后又根据自己和歌德好友瑞士人梭瑞的笔记于1848年出版第三卷作为补编。此书不单是歌德的谈话记录，而且提供了大量关于歌德生平和思想的宝贵资料。爱克曼在关于此书第一卷和第二卷的作者序中写道：“这些谈话不仅就生活、艺术和科学作了大量阐明，而且这种根据实际生活的直接素描，特别有助于使人们从阅读歌德的许多作品中所形成的歌德其人的形象更为完备。”因此，此书在图书目录里可以列入文学类，更可以列入传记类；此书的重要性与鲍斯韦尔的《约翰逊传》不相上下，故一经问世便被译成欧洲各国文字。

《歌德谈话录》全书约有四十余万字，作为一部“德国最佳作品”在世界上已流行两个多世纪，传遍世界各文明国家；可令人遗憾的是，在已进入21世纪的中国，除了一代名家朱光潜先生早在20世纪80年代交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一个不足此书一半的选译本外，至今国内尚未有一个较为完整的译本。我们这三位译者都是歌德的崇拜者而非专门研究者，才疏学浅，但为了让广大读者早日窥见全书之貌，不揣浅陋，花了一年多业余时间，斗胆交出这么一本虽有四十来万字却不像样的译作，其中的

13-1178/05

---

Goethe



歌  
德  
谈  
话  
录

舛误之处肯定不少,敬请专家和读者多多指正。

此书是根据由约翰·奥克森福德英译、后来又由 J. K. 穆尔黑德加以修订的英译本译出的,同时参照雷吉娜·奥托和彼得·韦西格共同编辑的德文本作了几处增补。这里必须说明,由穆尔黑德加以修订的英译本虽然改正了奥克森福德的若干错误和缺点,并根据德文本作了相应补充,但同时也删去了奥克森福德英译本中与歌德无关的一些细枝末节,故严格说来,尚非百分之一百的全译本。此书翻译的分工如下:吴象婴译 1823 年 6 月 10 日至 1825 年 2 月 24 日;潘岳译 1825 年 3 月 22 日至 1827 年 6 月 20 日;肖芸译其余部分。

吴象婴

2001 年 6 月 25 日于北京



# 1823 年

## 魏玛, 1823 年 6 月 10 日

我是几天前来这里的,直到今天才见到歌德。他待我非常热情,使我感到这一天是我有生以来最幸福的一天。

昨天我去打听,他决定今天十二点会见我。我按时去了,发现一个仆人正等着领我去见他。

房子内部给我留下了令人愉快的印象:一切都极为简朴,又非常高雅;甚至那些放在楼梯上的古代雕像的复制品,也显示出歌德对造型艺术和古希腊的爱好。我看到底楼有几位女士四下里忙碌着,奥蒂莉娅的一个漂亮的小男孩<sup>①</sup>不怕生地走上前来,睁大眼睛看着我。

我朝四周扫了一眼,随着那个很爱说话的仆人登上楼梯,来到二楼。他打开一个房间的门,门槛上题有“敬礼”两个字,这是我会受到欢迎的一个好兆头。他领我穿过这个房间,又打开另一个稍微宽敞一些的房间,请我进去等候着。这里的空气十分

---

注:按照霍本编辑的新的德文版本,爱克曼辑录的日期有几处是错误的。这里所给的日期已根据霍本的版本作了纠正。

① 奥蒂莉娅是歌德的儿媳,家里的女主人——因为歌德的妻子已去世,她有两个孩子,一个叫瓦尔特,一个叫沃尔夫冈。



凉爽，地板上铺有地毯，摆着一张深红色长沙发和几把同样颜色的椅子，显得房间很敞亮；一架钢琴摆在一边，四周墙上挂着好些不同式样的绘画和素描。对面有一扇门敞开着，可以看到里面还有一个房间，墙上也挂着不少画；仆人就是穿过这个房间去通报说我到了。

没过多久，歌德进来了，穿着一件蓝色的长礼服，脚上穿着鞋：多么令人肃然起敬的形象啊！他用最亲切的话很快消除了我的局促不安。我们坐在那张长沙发上。我感到自己高兴得不知所措，话说得很少，甚至说不出话来。

他一开始就谈我的手稿。“我出来前正在读你的手稿，”他说，“我读了整整一个上午，这部作品不需要任何推荐——它读了就叫人喜欢。”他称赞我叙述清楚、思路顺畅，一切都经过深思熟虑，安放在一个坚实的基础上。他说，“我很快就会转交这部作品的，我今天便给科塔<sup>①</sup>写信交邮班寄出去，明天就包好作品寄给他。”

我们又谈起我计划中的旅行。我告诉他，我打算去莱茵兰找一个合适的地方住下，写一点新东西，不过我会先去耶拿，在那里等候科塔先生的回音。

歌德问我在耶拿有没有认识的人。我回答说，我希望能接触到克内贝尔<sup>②</sup>先生；他答应写封信让我带去，保证我会受到挺好的接待。他说，“实际上，你在耶拿期间，我们将成为近邻，可

---

① 科塔(Cotta, 1764—1832)，耶拿的出版商。

② 克内贝尔(Knebel, 1744—1834)，一位作家。



以随时相见或通信。”

我们在平静的、充满深情的心境中在一起坐了很久。我看着他——看不够地看着他，竟忘了说话。他的脸沉着有力，呈褐色，布满了皱纹，每一条皱纹都极富表情。他话说得很慢，很轻松自在，仿佛你面对的是一个老国王，看上去非常自信，不在乎别人的毁誉。我感到很安心，就像一个人在费尽心血、冀盼很久后，终于看到自己最强烈的愿望得到了满足。

他接着提到我的信，说我的话没错，能清楚地论述一件事的人，也能把许多事讲述得很清楚。

“没有人能说出，这种能力是如何依次转化的，”他说，“我在柏林有许多好朋友，近来我已想到在那里替你找些门路。”说到这儿，他亲切地笑了笑，向我指出现在来到魏玛应当看些什么，说他会请秘书克劳特<sup>①</sup>领我去游览，尤其是不可忘记参观魏玛剧院。他问我眼下住在哪里，说希望和我再见一次面，适当的时候他会派人来请的。

我们互相亲热地道别；我感觉到他很喜欢我。

## 1823年6月11日，星期三

今天早晨，收到歌德寄来的一张明信片，是他亲手写的，请我去他那里。我去了，呆了一个小时。他似乎和昨天完全不同，

---

① 克劳特(Krauter, 1790—1856)，从1814年起任歌德的秘书，从1816年起任图书馆秘书，从1817年起任歌德图书馆管理员。



表现得像一个小伙子那样冲动、果敢。

他拿着两本厚厚的书走了进来，说，“你这么快就要离开我们，是不妥当的；我们应该增进相互间的了解。但是，如果只是泛泛而谈，可谈的范围太广了，因此，我想到了某种特别的东西，它可以作为交流思想的基础。这两卷书里包含了 1772 至 1773 年的《法兰克福学者报》，凡是我那两年里撰写的短篇评论文章，几乎都收在里面。这些文章我没有署名，但是你熟悉我的风格和思想方法，能够不费力地把它们和其他文章区别开来。我想让你较为仔细地检查这些青年时代的作品，然后把你对它们的看法告诉我。我想知道它们是否值得收入我新一版的全集中。这些东西离我本人太远了，我无法判断它们。但是，你们年轻一点的人能说出它们对你们是否有价值，它们在多大程度上符合我们现在的观点。我已叫人去把复本拿来，你过一会儿可以拿复本与原作对照一下。以后我们可以确定是否各处还有一些无关紧要的内容可以在不损害原作整体的情况下不予以省略或修改。”

我回答说，我很乐意试一试。

他说，“你一熟悉这项任务，就会发现自己完全能胜任；这是十分自然的事。”

他接着告诉我说，他打算一星期后动身去玛利安巴德；要是我能在魏玛呆到他动身时，他会很高兴，这样，我们彼此可以更加熟悉。

他说，“我还希望你在耶拿不要只呆几天或几个星期，而是整个夏天都住在那里，一直住到秋天临近我从玛利安巴得归来时。为了让你在那里过得舒适而愉快，我昨天已就你的住宿问



题及诸如此类的事写了一封信。

“你在那里可以为进一步的研究找到极为多样的原始资料和辅助工具，还会发现一个很有教养的圈子；那地方有各式各样的风景，你可以沿着五十条不同的小道去愉快地散步，无论在哪儿小道上散步，几乎都能不受打扰地思考问题。你在那里会发现大量的空闲时间，可为自己写许多新作品，还可去实现我的计划。”

我不能反对这么好的建议，便高兴地同意了。当我离开时，他显得格外亲切，决定后天再抽一个小时和我作进一步的交谈。

## 1823年6月16日，星期一

我这几天经常和歌德在一起。今天，我发表了他早年在法兰克福撰写的评论文章的看法，称这些文章是他大学几年学习生活的回声；这一说法似乎令他满意。

他接着给了我头十一期的《艺术与古代》，让我把它们和那些评论文章放在一起，带到耶拿去，作为我的第二项研究任务。

他说：“我希望你能仔细研究这十多期杂志，不仅按照内容编出一般的索引，而且记下有哪些题目不该认为已论述完毕——这样，我马上就可以看出我得再拾起哪些线头，把它们纺得长一些。这对我将是一个很大的帮助，对你也会大有好处，你会比你仅仅按照个人兴趣阅读时更敏锐地觉察和领会到每篇论文的含意。”

我说我也很乐意从事这项工作。



## 1823 年 6 月 19 日,星期四

我原准备今天去耶拿,可歌德昨天恳切地劝我呆到星期天,然后搭邮车去。他昨天给了我几封介绍信,有一封是写给弗洛曼<sup>①</sup>一家的。他说:“你会喜欢这家人所交往的人;我在他们那里度过了许多愉快的晚上。让·保罗<sup>②</sup>、蒂克<sup>③</sup>、施莱格尔兄弟<sup>④</sup>以及德国的其他名人都在那里作过客,感到很愉快;即使现在,那里仍是许多学者、艺术家和其他知名人士聚会的场所。过几个星期,请给我写信寄到玛利安巴德来,我可以知道你在耶拿过得怎么样,对那个地方有何观感。我已关照我的儿子在我离家期间去那里拜访你。”

歌德对我关怀备至,令我十分感激;看到歌德待我如家人一般,我感到非常幸福。

6 月 21 日,星期六,我向歌德告别;第二天,我去了耶拿,住进了一所花园住宅,和一些规规矩矩的正派人住在一起。在克内贝尔家和弗罗曼家,由于歌德的介绍信,我受到了热情友好的

---

① 弗洛曼(K. Frommann, 1765—1837),耶拿的出版商。

② 让·保罗(Jean Paul, 1763—1825),德国作家。

③ 蒂克(Tieck, 1773—1853),德国作家。

④ 施莱格尔兄弟(the Schlegels);兄为奥古斯特·威廉·冯·施莱格尔(1767—1845),德国诗人、评论家、翻译家;弟为弗里德里希·冯·施莱格尔(1772—1829),德国评论家、哲学家、诗人。



接待,并发现这两家人都很有教养。我带到耶拿去做的那项工作,取得了最理想的进展,此外,我还高兴地收到了科塔先生的一封信,他在信中不仅宣布自己准备出版先前由歌德寄给他的那部手稿,还答应给我一笔数额相当可观的稿费,还说我本人应该在耶拿监督这部作品的印刷。

这样,我至少一年的生活有了保障;我感到自己最强烈的欲望是在这段时间里创作一些新作品,从而为今后当一个成功的作家奠定基础。我希望我以《论诗歌》结束我在理论和批评方面的工作;我对许许多多的诗和各式各样的剧本有着种种计划。

但是,我不愿意久居耶拿,我在那里的生活太平静、太单调了。我渴望去大城市,那里不仅有一座非常好的剧院,而且生活的场面很广阔。我还希望,在这样的大城市里,自己能悄悄地生活,随时都可以与世隔绝,不受干扰地从事创作。

在这期间,我粗略地编出歌德要我编的《艺术与古代》的索引,附在信里寄往玛利安巴德,我收到了下面这封回信:

索引来得正是时候,完全符合我的愿望和意图。让我归来时发现那些法兰克福评论文章也以同样的方式得到编辑;我非常感谢你——我已预先默默地表示了这种感谢,因为我不管到哪里,总是在考虑你的意见、境况、愿望、目的和计划;这样,我归来时,也许就能更全面地和你商讨你的未来。今天,我不多说了。当我因和一些出色的人物在一起呆的时间过于短暂而感到痛苦时,告别玛利安巴德会使我有许多事情要思考、要做。

也许我会发现你正处于那种悄然无声的活动状态中;有一



点是极为肯定、极为明显的：世界观和阅历最终都起源于这种活动状态。再见；和我一起为即将到来的长期的、更亲密的团聚而感到高兴。

歌 德

玛利安巴德，1823 年 8 月 14 日

歌德的这几行字使我决意不擅自采取任何步骤，而是完全顺从他的意愿和劝告。在这期间，我写了几首小诗，完成了法兰克福评论文章的编辑工作，还专门写了一篇给歌德看的短文，陈述了我对这些评论文章的意见。我热切地盼望他从玛利安巴德归来，因为我的《论诗歌》一书已快印刷完毕，不管怎样，我希望今年秋天去莱茵河呆几个星期，使自己恢复精神。

## 耶拿，1823 年 9 月 15 日，星期一

歌德平安地从玛利安巴德回来；可是，由于他在这里的乡间别墅不像他要求的那样舒适，他准备只住几天。他现在身体健康、精力充沛，所以能散步走好几英里路。

他开始谈我的事：

“坦率地说，我希望你和我一起在魏玛度过今年冬天。就诗和批评而言，你天生就有基础，它们是你的本行，你必须坚守自己的本行，它们很快就会使你能很好地维持生计。但是，还有些东西严格地说并不属于这一专业，却是你应当知道的。你今年冬天应在魏玛迅速地解决这个问题：你会为自己到复活节时



已取得的进步而感到惊讶,因为你会掌握到最好的方法,这些方法现在都在我手中。这样,你想必可以为生活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想必会得到一些安慰,能充满信心地前进。”

我回答说我会完全按他的意愿行事。

“在我附近安个家,”歌德继续说,“我会替你安排的;你整个冬天不会虚度光阴的。人们把许多好东西带到魏玛来;在上流圈子里,你会发现那里的社交聚会不亚于任何大城市中最令人满意的社交聚会。此外,还有许多杰出的人士亲自和我联系;你可以和他们相识,你会发现他们的谈话极富教益、极其有用。”

歌德提到了许多著名人物,指出了他们每人的特殊功绩。

他继续说:“在别的地方,你能在这么狭小的空间里遇上这么多好事吗?我们还拥有一所极好的图书馆和一座不比德国其他任何剧院差的剧院。因此,我再说一遍,和我们呆在一起,不仅是今年冬天,而是把魏玛当作自己的家。那里的公路通向世界各地。夏天你可以外出旅行,去见识一下你想看的東西。我在那里住了五十年;我哪儿没去过?可我总是很乐意回到魏玛来。”

## 耶拿,1823年9月18日,星期四

昨天上午,在歌德回魏玛之前,我很高兴又和他会晤了一次。他这次所说的话对我来说是非常宝贵的。德国所有的青年诗人都应该知道这些话。

他先问我今年夏天是否写过诗。我说我的确写过几首,但总的看来,我对作诗还缺乏必要的兴趣。他说:“你得小心,别试



图写大部头作品。那样做会伤害我们最宝贵的心灵,甚至那些最有才能、作诗最认真的作家也不例外。我在这上面吃过苦头,明白那样做对我有多大害处。我扔到井里去的写作计划可不知有多少呢!要是我把可写的都写下来,哪怕写上一百卷也不够。

“现实生活要求有表现的权利;诗人在日常生活中油然而生的思想和情感可以而且也应该得到表现。但是,如果你脑子里老在琢磨写一部大部头作品,那就无法很好地想别的东西,其他一切想法都得从脑子里驱逐出去,从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失去生活本身的乐趣。为了安排和圆满完成一个巨大整体,得运用和耗费多少精力啊!为了用流利的语言恰如其分地表达这一整体,又得使出多大力气,有多么安静的生活环境啊!如果在整体安排上出差错,你的努力就全泡汤了。此外,如果你在处理内容如此广泛的题材时没能完全驾驭每个细节,整体就会有缺陷,就会受到指摘。这样,尽管作者付出了辛劳和牺牲,得到的却不是酬报和欢愉,而仅仅是不快和精力的瘫痪。但是,如果作者平日紧抓住现实生活,总是以新鲜的感觉处理所见所闻,就时常可以写出一点好作品,即便有时不成功,至少也不会失去什么。

“柯尼斯堡的奥古斯特·哈根<sup>①</sup>是位才华横溢的作家;你读过他的诗作《奥尔弗里特和利塞纳》吗?你也许会发现其中有些片段写得再好不过,如波罗的海风光和当地其他一些细节都描绘得可绝了。但这仅是些出色的片段,作为一个整体,这部诗不会叫任何人喜欢。可他在这部作品上花费了多少心血啊!确

<sup>①</sup> 哈根(Hagen, 1797—1880),柯尼斯堡的艺术史和文学史教授、作家。



实，他几乎使自己精疲力竭。现在他正在写一部悲剧。”说到这里，歌德笑了笑，停顿了片刻。我就接过话题说，要是我没弄错，他在《艺术与古代》上曾劝告哈根只找些小题材来写。歌德回答说，“没错，我是这么劝告过他。可是谁肯听我们这些老年人的话呢？每个人都认为自己肯定最了解自己，因此许多人完全失败了，还有许多人长期走错路。现在，可以一错再错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那个时代是属于我们老年人的；如果你们青年人愿意重走我们的老路，我们的探索和错误还有什么用处呢？这样，大家就永远无法前进了。我们的错误是可以容忍的，因为我们找不到现成的路可走；对后起之辈的要求就得严些，他们不应该再摸索、再走错路，而是应该听从老年人的劝告，马上沿着正确的路前进。采取总有一天可达到目标的一些步骤是不够的；每步骤本身都应该成为一个目标，并作为步骤而起作用。

“请你把这些话记在心头，看看对自己适用不适用。我并不是真的为你感到不安，不过我这番忠告也许可以帮助你迅速地跨过还不适合你目前情况的一段时期。如果你眼下只找些小题材来写，精神饱满地迅速记下每天的所见所闻，那么一般情况下你可以写出一点好作品，而且每一天都会给你带来快乐。你可以把作品先印成小册子或投给报刊发表，但千万别顺从他人的要求，要始终随着自己的感觉写下去。

“世界是那么广袤多姿，生活又是那么丰富多样，你决不会缺乏作诗的诱因。但是这些诗必须全是应景即兴的，也就是说，现实生活必须既让诗人诗兴勃发，又提供作诗的材料。一个特殊的情景正是通过诗人的处理，变成具有普遍性的东西，而且富